

戰時國民教育戲劇叢書第一集第四種

生之命之花

王夢鷗 著

福建省政府教育廳

戰時國民教育巡迴教學團編行

生 命 之 花

每冊實價參角

外埠酌加運費

著 者 王 夢 鷗

編 行 者 福建省政府教育廳
戰時國民教育巡迴教學團

印 刷 者 福建省政府秘書處印刷所

總代售處 改 進 出 版 社

版權仍歸作者所有不准翻印

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月初版

自序

充滿火藥氣的舞台，
誰最勇敢誰最沉着；
誰就是我們的主角。

十八天：在忙裏偷閑良友鼓勵，
空襲下，私生子似的誕育了她，

獻給——

一個革命的姊妹

第一幕

人：安東

林丁

中村(日人)

掌櫃

白玲(安之愛人)

芳子(林之妻)

水兵(二人)

（幕內）日本軍警的軍隊。第一場。安東、林丁、中村、掌櫃、白玲、芳子、水兵。安東：這不發白天的時候，林丁：中村：掌櫃：白玲：芳子：水兵：（幕外）（三人）又（幕外）

酒徒（三人）

上海虹口碼頭附近，一個小酒店。

天剛黑，酒店還沒有一個酒徒。幾張小桌環着幾把椅子，都默默地站着溫柔的燈光下面。靠左邊；是一條長長的櫃台。櫃台後面沒有牆，牆給排滿了香烟，洋酒，罐頭的高櫥架代替了。櫥架中部和櫃台一樣高的地方，開着一個狗洞似的小窗口，通到後面的廚房，有什麼新出鍋的熱食，從這裏遞出；而被人們吃剩下來的盤碟，也是由這口裏送進去。所以，這麼緊要的關口，必定要站個穿白衣服的掌櫃之流的人。他的任務，除開溝通由鍋到嘴的聯絡之外；要是有一個喝酒的人發見那櫥架上還有什麼合於自己胃口的東西，還可以朝他開口，他從沒有吝惜過，並且很快地拿給你；祇要是你高興地收了，他就在夾着複寫紙的小簿上記着你的賬。左邊是一面牆，牆上裱着開過了「朝顏」的花紙；還在適當的地方掛上兩個模倣路易十四時代的法國式的畫框。畫框里裝着會震動水兵們神經的一個日本少女的裸像，另一幅，在燈光反射下；紅一塊，黑一塊，可看不清畫的什麼，後面的橫壁，開着酒店的大門，門祇有半截，裝着彈簧，誰推進來了，牠就偷偷地自動彈回去，門口外霓虹燈做的「櫻花軒」三個字照牌，紅紅地畫在夜空中。門嘴邊，還有一個紅燈籠，寫着「鋤燒」和一條蛇樣的字，擺出十足的東洋風，在勾引過路的客人。門的左邊開個窗戶。窗戶下放着一盆五色杜鵑。窗和門都是那樣的不濟事，關不住店里的燈光和躲在角落裏輕輕地哼着的留聲機片。從杜鵑花上面可以望見黃浦江的星星燈火。有時，從日本兵艦上射出強烈的探照燈，還可以照見前面就是個碼頭；敷着一條直通到日本軍部里的輕便鐵軌。黑暗的江面，排列各式的輪船，粗糙的輪機配合着在鐵軌上滑來滑去的鐵車輪的聲音，使人感到這夜的緊張和日本人軍運的忙碌。遠一點還有哼嚶嗚呵的搬運夫的喉

囉，夾雜着輪船上不時發出的汽笛的嗚叫。

酒店外，有人在推門，可不知道到底是誰要進來。半截門剛好掩住來人的上半身，僅僅從門下面露出一隻剛跨進的腳，穿着白色鑲花的高跟鞋。她好像是一手搭到店門上，又轉身跟外面的誰說話似的，話說得那麼低聲，啣咕了半天，可聽不清楚說的是什麼。半晌，外面的人走了，她就推開門；是一個廿五六歲的女人（白玲）。起先，她臉上的表情十分嚴重，真像剛在議會激烈辯論回來似的神氣。她眼睛很伶俐，眉毛很黑，嘴唇很溫柔；但那端正的鼻子和黑黑的肩毛，就深深地埋伏着一種剛強和勇敢，她穿的是日本少女常穿的洋服，黑的裙子配着白色的襯衣，手里抱着一隻大紙匣，好像里面放的是鞋子。她進來先對閒散着的桌椅巡視了一遍，隨後就把眼睛落到穿白衣的掌櫃身上；彼此都用一個微笑代替了不必要的招呼。

白 沒人來過？（輕盈盈地走近櫃台）

櫃 （搖搖頭，笑而不答）。

白 今晚上很對不起，我來晚了。（靠到櫃台前）。

櫃 （不懷好意的一笑）是不是他們到了你家裏？

白 （臉紅一下，重重的搖着頭）不是的——我爲着別的一點事兒——（把紙匣放在櫃台上）等駕，請你把那衣服給我！

櫃 噫！（俯身往櫃裏取衣）

白 （在櫃台前跟着走一步）是的！就這個抽屜裏。

白 （櫃取出一件白衣遞給她）

白 謝謝你！（接過衣服，又拿紙匣慎重地交給他）還請你把這個放進去。

櫃 (奇怪)這是什麼?這樣重!(抱着匣子搖着聽)前村野鼓雷聲去。

白 (抓着衣服在手裏，慌張地放下。)(不要動!裏面玻璃杯，會打破的。)

櫃 玻璃杯?(放下手還有疑問)你的?

白 朋友買的。剛才門口碰見，他要寄在這兒，待會來拿。

櫃 (又拿起匣，不放心地)熟朋友嗎?

白 (笑一笑)你別多心，快放起來吧，(取笑地)打破了要賠的。

白 (拿起衣服預備穿上。衣服的前襟繡着一朵紅櫻花)。

白 (掌櫃的把匣子放在櫃台下，又起立)

櫃 不是我多心!你沒看見?最近出了許多炸彈案。

白 (邊穿衣)嘿!那跟我們有什麼關係?

櫃 聽說：扔炸彈的人，老借人家店里放東西——那東西，就是個炸彈。

白 (偷偷瞥他一眼，邊穿衣)那——我朋友不會的。

櫃 不是說你朋友——噫!我說這一帶地方也危險得着呢。

白 (穿好衣服，站着)爲什麼?

櫃 (外面一列鐵輪車在鐵軌上滑過的聲響，二人停着聽)。

白 聽!日本軍部里一批一批的軍火(做手式)都是從這兒上岸的!上個月——(突然記起似的)哦

!上個月你還沒有來。(指點)就是前面那個碼頭上給便衣隊炸了兩回。

白 啊!便衣隊?(不懂)他們幹嗎要炸那碼頭?

櫃 碼頭上堆着軍火，他們要炸那軍火的。

白 (不感興趣，轉身走去) 這跟我們做買賣沒相干。

樞 可是，他們看見日本人的東西都要炸，(失望) 我們這兒不就是日本人開的店？

白 (轉身向他笑笑) 唏唏，你怕炸彈會從外面(做手勢)扔進來？

樞 (陪笑着) 怕是不怕的，可我們總要小心點兒。門面裏了差不差一兩日，幾帶點兒官腔混土話

白 (軍艦上的探照燈從門窗上射進，二人同時往外看一眼，白還走向窗戶邊站住)

白 (一會兒在窗戶回過臉，指著門外車軌的聲音) 車子上裝的全是軍火嗎？(齊聲) 一(即)

樞 噫！(情不自禁地從櫃台裏打開一道門走出) 這兩天不知道又到了多少，一夜運到天亮，總還不完似的。(也走到門上往外瞧一眼)

白 (轉身退回兩步，冷地淡) 現在上海不太平了嗎？運這來幹嗎的！

樞 (回轉身，祕密地) 這不是放上海用，馬上就送到前方去的。

白 啊！送到前方打我們——(改腔口) 打中國人嗎？

樞 噫！(挨近她，指點着門外) 你瞧，人家有的是太礮，坦克車，哼！中國！(鄙視地) 中國怎麼

白 打得過人家。(張開林表)

白 (退到椅子一旁坐下，點點頭。) 噫！我——也——(掉過話頭) 啊！你說奇怪麼？今晚上還沒

有個人來呢。(翻火) 噫！非——不——不——！(張開林表) 噫！非——不——不——！(翻火) 噫！非——不——不——！

樞 來是有人來過。可是——(瞧住她，不即說) 噫！非——不——不——！(翻火) 噫！非——不——不——！

白 來了又走？

樞 噫！(進一步) 他們看見你沒在這兒，又都走了。(翻火) 噫！非——不——不——！(翻火) 噫！非——不——不——！

白 (站起，不高興) 什麼，你說的誰呀？

白 (白退過一步)

樞 (進前討好地) 白——白小姐，不是我說：實在的，你來了之後，我們酒店里的生意，可好得多

白了。

白 怎麼能說是爲我呢？這都是你們，你掌樞的會做事，替日本老板多賺幾個錢。

樞 (醒醐灌頂似的暢快) 嚇！嚇！我實在不算什麼！就說剛來過的林先生吧：他看見你沒來，馬上

白 打轉身也走了。

白 (故作凝思) 那個林先生？

樞 (倒出乎意外地) 怎麼？你忘了？嘿！也難怪！你這兒朋友多，一下也記不清，——我說的就是

白 那個矮矮的胖子呀。

白 哦，他啊！那是我的老朋友了。

樞 (久已心照) 是！他跟我們老板也很好。

白 我到這兒做事，就是他給介紹的。

樞 (不覺肅然起敬) 我也聽說過。(連忙轉回樞合裏) 白小姐，我們都要託他照應照應，是不是？

白 (門窗上透進一排排的燈光，是隻巨型艦在暗黑的江面駛過，一聲粗笨的汽笛——) 哼！

白 (轉臉瞧門口一下) 又是運軍火的船到了吧。

樞 大概是的。(言歸正傳) 白小姐，(抱歉地) 我們同事了差不多一個月，我都還沒有到府上請過

白 安。

白 (眼睛釘住門外，無心地) 不敢當！我也沒家在這兒。

樞 那末你住——

白（回過臉，不耐煩地）不說過了麼？跟親戚一塊兒住的。（干）請坐下！

樞（用手輕輕責備一下自己的頭）哦！是，是！（又轉念）可是你住的地方，也太遠了。老叫他們

找不着。（干）

白（意外地震驚）怎麼？（向他快走兩步）你說誰找我？

樞（支吾地）他們——，到這兒喝酒的，他們都問過我。

白（關心的）問你？你怎麼說了？

樞（苦笑）我說什麼？我自個兒就不知道，你府上在那兒呀！

白（放心的）一笑，轉過身）唉！他們找我幹嗎呢！

樞（肚裏明白）哦，這是他們喜歡你——像，像中村先生，像中村先生，都，都——

白（中村先生？）

樞（軍部裏管錢的那個拿葛木拉先生！）

白（哦，那個日本人！（不感興趣而退回兩步）我可不喜歡他。（坐到椅上））

樞（兩手據着樞台）可是他喜歡你。（勢利地）他在軍部管錢的，（做手勢）有錢！

（門外聽起一片搬夫的吶喊的聲音，白不睬，起立望門外）

樞（今天就來過兩回，都問起你，問你住的地方。）

白（感到意外地，急轉臉）問我？

樞（他說今晚還來。）

店門口有人推門進。一個近四十歲的矮胖子——林了。一身西服很整齊，胸口還掛一塊大銅牌，

是軍部俱樂部的證章。雖然，他原籍中國，可是已經百分之九十屬於日本；其餘的十分之一就模

做着西洋人，外表很活潑，體面，尤其講究一身的裝飾。他先在大阪郵船會社當雜差，後來在上海北四川路開店，還兼着替軍部做點零碎事情。我們的抗戰，第一個受打擊的就是這些販日貨的商人，而他也在此內，所以近來有點倒霉樣。這時進來，他一手拿着手杖，一邊手就掛着一隻女人的臂腕。那個女人——芳子（是他丈夫給改的名字），約有三十上下年紀，裝束和她的年齡頗不相稱，手裏還抱着一隻皮包。從她搽着濃濃的胭脂和厚厚的粉下面，透出滿臉的雀斑，使得她的臉色變那麼陰沈，她不好看，可是相當的潑辣，同時他父親又是個販日貨起家的有錢人……這一切，都足夠克服林先生的。

白樞 啊！您來了，林先生！

白林 哈囉！（特地對白笑着重點頭，又轉身向芳子）親愛的，她就是密司白，白玲。

白 子，（屁股地坐下）

白 說了半天，還是請我上這種地方！哼！（冷眼四顧，又朝天）

白 林（跟在背後，低聲地）你老說我跟她有什麼，這，不看見了嗎？

白 林（站制林背後）兩位要點兒什麼？

白 林（滿臉的笑，向芳子）可還是紅茶？

白 芳（從天花板上收回視線，搖搖頭，起立）都不要！扭一扭腰，要走的樣子，林，白兩人略退）

白 林（溫柔地）親愛的，你剛走了這麼多的路，不喝點什麼歇一會。那成！啊！可，你愛喝的。（

白 急轉身向白）請你來一個！（又怕太太走，又轉身向芳子）請坐下！

白 (一杯可可，一杯紅茶，是麼？)

林 (點頭揮揮手可沒轉身) OK！(白點頭轉身往櫃台去，林對付着太太) 你覺得怎麼樣？(自己抓把椅先坐下，果然，太太又跟着坐下了) 這兩樣外國人(鄭重地)外國人都常喝的。

芳 呼！這整脚的地方，我祇許你來這麼一次。東京不也真！(幾回面。)

林 爲什麼？你怕我跟儲——噫，這不當面介紹了！(幾回對付不了！)

芳 (一肚子不高興) 我要你介紹幹嗎！(她——) (會) (你祇跟儲兒。)

林 她是很可憐的！我在東京的時候，她不是這樣兒。

芳 得了！東京，東京！你們倆幹嗎不上東京過活去？

白 (白送可可紅茶盃，兩人暫不說話。)

林 林先生，還要點兒別的什麼？

白 哦！給我開兩瓶太陽牌啤酒。

林 (瞪了他一眼) 見鬼！還喝酒呢。

林 每日新聞號外剛出來！說是皇軍又打勝了(抓出衣袋裏的報紙) 你瞧——這還不該跟他慶祝，慶祝？(轉向白)

林 阿嫩奶！(做手式) 兩瓶！

白 (白玲轉身退往櫃台)

芳 (把面前報紙一推，就動手喝一口可可) 皇軍打勝仗，跟你相干？(啐！還不是借題想多待一會兒)

林 (無端生氣地，重重放下杯子)

林 (生怕她要走，着急地) 芳！你別，你別吧！(見她不動，也就放心) 你說皇軍跟我們沒干係？

嚇！干係可大了！他們打了勝仗，佔的地方越多，我們的買賣，不是跟着越好了嗎？

芳（輕視地）就憑你那麼點兒小買賣——哼！算個什麼！（驕傲地）我父親！我父親跟三井洋行一天來往幾十萬的生意，可都沒像你這付神氣。

（白送啤酒來又去）

林 唉！他老人家究竟沒有到過外國——（這時，門外又進來了三個酒徒。兩人停住往後看。白玲招待來客在門旁坐下。）

酒甲 來三瓶櫻花正宗！

酒乙 我要太陽啤酒。

白 兩樣都來，好麼？

酒乙 行！都要。（白玲退去）

酒丙 媽的！待會兒醉了，下碼頭淹死你！

酒乙 還有千把箱的軍火沒上完呢。

酒甲 不喝點兒，那來的勁兒。

（酒內抽烟沒話說。白玲送酒去又回。芳子看了一會）

芳（轉臉對林）叫那姓白的來陪你吧！這種地方，我可待不下！

林 唉！你不相信！怎麼能叫她陪呢？我們在東京也不過見了幾回面。

芳（越說越氣）哼！你們在東京就發生了關係。

（背後酒徒一陣狂笑。）

林（受枉屈似的）你猜錯了。那個時候她是個留學生里面表表人物，我在大阪郵船會社當差事：學

生們瞧我不起，哼！我也瞧不起他們；老實說，我跟他會有什麼關係？

（背後酒徒又一陣狂笑，白有所期待的，時刻站在杜鵑花盆前往外探望。）

（往背後瞪一次眼）至少你們現在，有。

（陪個笑臉）嚇嚇！決不會的。這一次是他找到我。（眼睛看旁邊）噫！我也想不到這次打仗，她會流落上海。

（勝利地）可不是？她流落上海。你就找到她。她在那兒，你就跟到那兒。

（背後酒徒又一陣哈哈大笑。）

（被笑聲影響不好意思起來）唉！這就是我良心太好的毛病，我看見她可憐，所以，她要找事做，我就替她找。

（冷笑起來）哼！多好的良心呀！給人家找事兒，找到小酒店當女招待，招待日本軍部的兵，招待船上的水手，烏烟瘴氣的，自己好混水摸魚。

（背後酒徒又一陣唏噓哈哈的笑。）

（狂吞下一大口啤酒，放下杯，受委曲地。）天知道！（又朝她）唉！這是她要做的，爲着這個，我倒跟龜大郎老板說過七八趟，還替她做個保證人，龜大郎才肯答應下來的。

（也喝了一口放下杯子）可怪了。（回頭瞟了站在窗邊的白一眼，又轉臉）要是一個好好的女人幹嗎要做這下賤的事？

噫！這你不知道！到過外國的人，都喜歡交外國的朋友。跟我一樣，我就喜歡替皇軍幫忙——現在上海許多人想巴結皇軍，都還巴結不上呢。

（背後酒人一陣痛飲狂笑，各帶點醉樣，一窩蜂地出門去了。店裏立刻復安甯。自在收拾杯、瓶

，送往櫃台上。）

得了！別吹你的！我要你回去！

（倒酒，沒聽見似的）芳：你就不替皇軍慶祝，也陪我一杯吧。（遞過去）

（推過來）我陪你？哼！這苦酒，鬼子們才喝。

（倒笑起來）所以中國人不行！（認真地）這種酒，外國人，（更認真地）外國人都愛喝的，（外國人愛還不够偉大）。

（日本朋友也老喝這個——）（舞着瓶，又給自己斟滿了一杯）卑而卑而！

（白玲聽錯了以爲他要酒，忙走過來）

要啤酒？

（意外的）欸——呢！

（芳子直瞪着她，她倒有點難爲情似的）

（朝他搭訕着）這位是？

（不覺的站了起來）哦，我——我奧古山。

（芳子面色突變，隱忍着，白見情形不對勁，點點頭就走）

（芳子抓起手皮包，很快的起立）

（都來不及取手杖）你又怎麼了？親愛的！

（氣急地）鬼話！你還說什麼？你都不敢當她面前叫我做太太——什麼奧古山？（扭動屁股，一轉身就走）

（林連忙抓着帽子和手杖直追上去，剛好芳子衝出那半截門）

林

(門反彈過來，打在他的鼻子上，他才站下，回過頭)白小姐叫他們記我的賬。沙約拿拉!(說着一溜烟地跟着跑了。)

(白收拾起他沒喝完的酒瓶送到櫃台上)

櫃

(扮個鬼面)唏唏，林先生有趣。(忽瞪住店門口)

(門外有人進，二人同時轉過臉，進來的是個二十一二歲的青年安東，身材魁偉，一套淺灰色的西服，沒扣領子，上衣掛在腕上，手里還提着兩隻酒瓶似的東西。黑眼，粗眉，和直直的鼻子，顯示他的忠誠和熱烈，他就是白玲的丈夫。)

安

(衝口而出)白姐姐!

白

(迎上一步搶着說)啊!安先生，是拿玻璃杯嗎?

安

(機靈地)噫!(把手里酒瓶略舉上)剛才東西拿多了，怕打破。(進前兩步)現在我要拿回去

了。

白

啊，那末——(轉身向掌櫃的急走幾步)請你把那個匣子拿出來。

白

(櫃俯身拿匣子遞給白)

白

勞駕!(接過匣子轉身朝着安東可不就遞給他)剛才搖動了一下，不知道打破沒有。

安

我想不會的，(接匣)謝謝你!(轉身走)

白

(跟上兩步)安東!當心點拿着!旁邊的椅子預給您!可以坐一會兒嗎?

安

知道!(停步回頭，看他一會)白玲!再見!(轉身急步走出店)

白

(跟至店門口，目送着)待會來喝酒!

白

(門外「噫」了一聲走遠了，白玲回轉身進來。)

白玲會豐來!

他待會還來？

（沒心情地）噫！沒準兒！

嚇嚇！你們倆滿要好似的。

怎麼？

噫！（鬼祟地）我聽見。

（驚訝）你聽見？

（笑一笑）我聽見他叫你姐姐。

（知道沒別的）哦！你真心眼兒尖！（坦然）這有什麼？我就住他家裏，他是我表弟。怎麼樣？

（斜眼看天）噫！男人老把相好當表妹（故意看她一下）想不到女人也一樣兒！

（嚴厲地）說什麼？

（連忙陪笑）嚇，嚇，嚇！我說他長得美，（故意反問）幾歲了？

你問這幹嗎？（轉身去）

噫！我說有的女人愛漂亮，有的喜歡有錢。

（坐下無聊地）可我都不愛。

要是我做女人就都愛。——啊，中村先生！

白玲轉臉看門口，店門口又進來了一個人——中村。卅上下年紀，中等身材，面目很清秀，無疑的是日本的改良種，他戴一頂黑毯帽，青色西服；臉上修刮很干淨。他應該也有別的年輕人一樣的青春熱情；可惜祖宗傳給他更多的陰險的性格，和某種職務給他長時間的訓練，所以他的動作變得那麼沈着，帶着出奇的神祕性。這時，他走到櫃台前，跟掌櫃的略一點首，就摘下帽子，露